

关于蒙古语族语言中的后缀附加成分-лиг^①

У.-Ж.Ш.顿杜克夫 (Дондуков)¹ 著,范丽君² 编译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关于蒙古语族语言构词词缀的产生、发展、构词能力以及功能特点一直是国内外蒙古语言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蒙古语族语言构词后缀附加成分-лиг及其变体形式的产生发展及功能特点。

关键词:蒙古语族语言; 后缀附加成分-лиг; 构词特点

中图分类号: H212 **文献标识码:** A

阿尔泰语历史比较研究认为这些语言中各范畴有其共性和个性的发展特点,这就为研究现代阿尔泰语的状况奠定了基础。

目前,有关构词,特别是构词词缀的产生、发展、构词程度以及功能界限是蒙古语和突厥语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研究、分析构词形式,必须要将词法学和词汇学紧密联系起来,因为构词体系是语言中一个独立的语层。在做分析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个二元对立概念“原生词和被原生词”或称“可派生词和被派生词”。构词体系是指具有不同隶属关系、联系的各词素单位,按照一定的层次排列顺序原则构成各种词汇。^[1]

语言的构词体系与其它体系不同。首先,它是原生词和派生词之间在表达层面和内含层面之间具有的特定关系。由此,相关构词类型的理论对分析构词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2]构词类型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将原生词素的词汇语义特征,原生词和派生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构词方法和构成新词的义素都联系在一个范围内。为此,在内容方面要以原生词的语义内涵为依据,而在表达层面,要以构词类型的结构模式为依据。“模型”和“模型构成”是分析派生词汇时较为常用的两个术语。构词模型的共同特点和规则是,他们具有相同的类型功能。派生词,作为一个语义结构整体和构词的单位,引起词内各义素意义的变化,使其达到新意义的完整化,也就是说,在由原生词向派生词形成的过程中,词义要发生变化。本文就这一点阐述一下构词后缀-лиг及其变体形式产生发展及功能特点。

—

蒙古语族语言中后缀附加成分-лиг (-лаг,-лэг,-лог,-луг,-лүг)和突厥语族语言中-лик (-лык)是共同阿尔泰语起源的古后缀附加成分。-лиг和-лик最有可能是由动词构词后缀-ла (-ли)和静词后缀-г (-к)融合而成。-лиг和-лик的构词意义几乎一样。由于受到元音和谐的影响在蒙古语和突厥语中产生了不同的变体形式,使其“在不同的词中形成具体的发音形式”。^[3]

无论是在突厥语中,还是在布利亚特语中后缀-лиг中的辅音л有向н,д,т演变的特点,例如,үлтэнэг代替үлтэлэг“大麻”。В.科特维奇认为,如果词根是以元音结尾л就保留下来,但是,“如果л位于鼻辅音m,n,ŋ后,就变为n,如果是在浊辅音之后,л就变为d音”。^[4]和蒙古语一样,布利亚特语中-лиг的舌后辅音可以弱化,而且,由于它的弱化,其前面的元音变长: наралиг>наруули“阳坡地”,“有阳光的”由 нара(н)“太阳”构成; доболиг>добуули“丘陵”,“丘陵的”由 добо“山坡,土堆,”构成,比较突厥语: атлуг>

атлу 1)有马的; 2) 马的。有些情况下, -лиг 结尾的辅音可以变成 й 或 в, 例如, 乌兹别克语中 ишлик > ишлий одам “干练的人”, үйлүк > үйлүв бүлиб “勤于思考的”。

突厥语中的变体形式-лиг / -лиг / -лык / -лык / -лик 承担的语义功能完全一样。为突厥学中仍在争论有关词缀变体-лык / -лик 或-лиг / -лиг 的原初形式。例如, 拉德洛夫认为, 浊辅音是其最初的形式, 清辅音是受结尾的元音的影响形成。[5]而其他突厥学家认为, “词尾和词缀开头的清、浊辅音可能是同时出现, 并且使与语言同时存在”。[6]我们的观点是, 蒙古语和突厥语中清、浊辅音并存是由于元音和谐律的影响, 由此使“他们成为区分词汇-语法的元素的独立体系”。[7]

由于后缀-лик (-лык) 的多语义现象, 许多突厥学家不太认同这一词缀是单一的构词附加成分。[8]突厥语族语言中该词缀, 无论是作为名词构词附加成分, 还是形容词构词附加成分, 其功能意义的多样性一直是突厥学家争执的内容。[9]

考证古突厥语和古蒙古语书面文献, 我们可以发现, -лик (-лык) 不仅可以构成名词, 而且还可以构成形容词。例如, 突厥语: көрклүг “美女”, “漂亮的”, әрклиг “强壮的男人”, “强壮的, 有力的”。蒙古语中词缀 -лиг 同样既可以构成名词, 又可以构成动词, 例如, 《蒙古秘史》: ... qouitu'ui-aca niken boro qosiliq abcira-ulju [10] “令从后院拿来备用的毡帐”(科津, 178 页); ... tünggeliik goroqan ö'ede kötoljü...[11] “沿腾格里特河向上走……”(科津, 96 页), burgulik “暴风雪” burgulik casum “雪暴”。

现代蒙古语中受元音和谐律影响, 词缀-лиг 形成了-лаг (-лэг, -лог, -лөг)等形式: 例如, баялаг “富裕, 宝藏”, “富裕的”; битүүлэг “隐蔽; 不明确的, 模糊的”; гөрлөг “编织品”; төмөрлөг “铁”; бүдүүлэг “没有教养的, 无礼貌的, 粗鲁的”; бүтээлэг “被子”等等。上面的例证说明, 在现代蒙古语中这个词缀既可以构成名词, 又可以构成形容词。但从构成数量比例看, 由该词缀构成的名词数量超过所构成的形容词。与其它构词词缀比较, -лаг 可以和不同词性的词构成名词, 借助该词缀构成的名词语义也各具特色, 其中大多数都还表示抽象意义, 例如, дэмжлэг “支持; 协同...支撑”, сүрдүүлэг “威胁”。由于后缀-лаг /-лиг 具有多样性的特征, 所以, 在蒙古语中借助该后缀构成了不少科技术语词汇。

布里亚特语中只保留了-лиг 一种形式: хадалиг (газар) “多山的地区”, бүдүлиг (хүн) “粗鲁的人”。这种形式也在《蒙古秘史》中出现过: mongolik kö'ut “蒙古人”; mongolik ešige “蒙古人的祖先”。布里亚特语中-лиг 及其变体形式-ли (-уули) 既可以构成名词, 也可以构成形容词, 但构成的形容词数量超过所构成的名词数量。наруулиг / наруули “有阳光的地方; 阳光的”; доболиг / добуули “丘陵地; 丘陵的; 山坡”; -лиг 和-ли (-уули) 的语义完全一致。结尾辅音 г 的不稳定性使我们有理由认为, 后缀-ли 是-лиг 发展的结果。

蒙古诸语言中后缀-лиг 附加在不同词类的词干后面构成名词和形容词语言现象说明, 该词缀出现在名词和形容词混合使用, 表达相同意义的语言时期。现在该词缀成为构成形容词的积极元素, 即可以与名词可派生词干组合构成形容词, 也可以与形容词、数词和动词可派生词干组合构成新的词语。

突厥语中借助后缀-лик, 现代蒙古语中借助-лаг/-лиг, 现代布里亚特语中借助-лиг 构成的大多数名词均表示一种抽象概念意义。由此, 许多突厥学家在描写突厥语中词缀-лик 的语义发展过程时认为抽象意义是其原始意义。

无论是在突厥语族语言中, 还是在蒙古语族语言中-лиг, -лик 的原始功能就是构成表示地点意义的名词: 例如, 突厥语: сөкүтлүк (秘史,1,464) “杞柳林带”; тәрәлік (秘史, 1, 466) “杨树林”; 蒙古语: цэцэглэг “花坛”; 布里亚特语: сесэглиг “花摊, 花圃”。德米特利耶夫认为“首先是把具体物件, 然后把抽象事务聚合成一种新的东西”是这个词缀最原始的意义。[12]因此作者认为, 词缀-лик 原初功能是表示具体意义, 而后才表示地点意义, 即具有这种具体事物存在的地点。

现在根据词缀-лиг/-лик 构成名词历时性发展特点,对名词的词汇语义类型做一个分类。

(一) 表示具体意义的名词有:

1. 物体、事物和材料的名称: 布里亚特语 бэһэлиг “环,指环”; тэрлиг “工作服”; 蒙古语: төмөрлөг “铁”, гэрэллэг “光学”, мухлаг “长条凳,拦柜”, савслаг “老虎钳”, бүтээлэг “被子”; 突厥语: савлук “手帕”, уруклиг “种子”, дарслиг “教科书”;

2. 动植物名称: 布利亚特语: һарлаг “牦牛”, тайлаг “两岁骆驼”; 蒙古语: урлаг “委陵菜”, тошлог “小檗”, дуравлаг “草原梯牧草”等等。

(二) 由动词构成的表示行为状态或结果的名词: 蒙古语: гөрлөг “编织”, нө-өлөг “大风,劲风”, үзлэг “展览”, дэвлэг “挥手”, мэдүүлэг “命令,申请,声明”, нислэг “飞行”等等。

(三) 有具体名词构成的表集合意义的词汇: 布利亚特语: сэсэглиг “花圃”; 蒙古语: цэцэглиг “花圃,开花的”, жимслэг “果园”; 突厥语: сөкүтүк “杞柳地”, тэралик “杨树林”。

(四) 由表示事业、职业的名词以及表示抽象意义的动词词干构成的表示生产部门、企业机关名称、以及特定工种的地点名称: агентлаг “代理处,支行”, эмнэлэг “诊所”, улсын клиникийн төв эмнэлэг “国家直属医院”。

(五) 前面已经说过,名词、动词词干借助该词缀构成的名词多表示抽象意义,例如,布利亚特语: зарлиг “命令,吩咐”, баатарлиг “勇敢”; 蒙古语: яслаг “有质感的”,由 яс(ан) 构成, нийллэг “统一,达成一致”,由 нийл-构成; нислэг “飞行”由 нис-构成; мэдүүлэг “命令,申请,声明”由 мэдүү-构成; зөвшлөг “讨论”由 зөвш-构成; зүтгэлэг “勤奋,诚恳”由 зүтгэ-构成, өглөг “祈祷; 臣服; 进贡; 祭祀”由 өг-构成。

虽然由词缀 -лиг/-лик 构成的所有意义彼此交织,互补有无,但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意义支点,即所有派生意义都以此为基础构成。在蒙古语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个词缀出现的频率、使用程度也不尽相同,原始词干是这个词缀附加成分的构词基础。

由词缀-лиг 构成的形容词。吉尔吉斯语言学家 Б.О.奥卢兹巴耶娃 (Орузбаева) 写道: “词缀-лиг 构成具有抽象意义的名词,这些名词因其在句子中的位置,既可用作名词由可用作形容词”。[13]比较,蒙古语: төмөрлөг “金属”, төмөрлөг шаг “铁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 И.基加诺夫 (Гиганов) [14], 以后的学者中, П.М.篋里奥兰斯基 (Мелиоранский) [15], Н.К.德米特里耶夫 [16], А.加班 (Габен) [17] 等也持这种观点。其他一些突厥语言学家,根据突厥语中-лық / -лик, -лығ / -лиг 保留的功能特点,认为, -лық / -лик 构成名词化概念的词汇,其中“偶尔也能见到一两个形容词意义的词汇” [18], -лығ / -лиг 是构成形容词词缀。П.М.篋里奥兰斯基就此问题写道: “-лығ / -лиг 指用作构成形容词,在句法上他们并非总是用作定于意义,偶尔,具有名词化特征,但是,没有理由,没有根据将他们混为一谈”。[19] 而拉德洛夫坚持另外一种观点。[20]

突厥书面文献语言中-лық / -лик, -лығ / -лиг 混用的现象显然是方言影响或词缀语义雷同的结果: -лығ / -лиг 词缀基本的意义“占有,具有”是向词缀-лық / -лик 相对性意义的过渡,“形容词的意义是建立在具体意义的基础之上。” [21]这就是说,突厥诸语言中词缀-лық / -лик, -лығ / -лиг 是两个词汇语义完全独立的形式。

布利亚特语中词缀-лик, 就其功能多数属于形容词附加成分,而在现代蒙古语中词缀-лиг, -лаг/лог/лөг/лэг 多是名词构成成分。

由于派生词干特点的差别以及在意义上的不同,借助词缀-лиг, -лаг 构成的形容词也不

会形成统一的语义群。由名词构成的形容词的意义包括：

1. 轻微特征：蒙古语：давслаг“有点咸的”由 давс(ан)“盐”构成；үнэслэг“灰壤的”由 үнэс(эн)“灰”构成；

2. 与派生词干名称一样的意义：蒙古语：мойллог“稠李一样的”由 мойл“稠李”构成；хөөслөг“有泡沫的”由 хөөс“泡沫”构成；өндөглөг“鸡蛋一样的”由 өндөг“鸡蛋”构成；алтлаг“金子般的”由 алт(ан)“金子”构成；布里亚特语：торголиг“象丝绸样的”由 торго(н)“丝绸”构成；

3. 又派生词干表示意义：төмөрлөг(эд)“铁的”由 төмөр“铁”构成，услаг“水一样的”由 ус(ан)“水”构成；

4. 倾向于词干表示意义特征：布利亚特语 ноёлиг“有权势的”由 ноён“拳头，先生”构成；үргэлиг“爱唠叨的”由 үргэн“唠叨，多嘴”构成；蒙古语：авьяаслаг“有才能的”由 авьяас“天才，才能”构成；ухаалаг“聪明的”由 ухаан“聪明”构成；

5. 具有派生词干特点：布利亚特语：хамарлиг“鼻子的”由 хамар“鼻子”构成；蒙古语：яслаг“有骨感的”由 яс(ан)“骨头”构成（多数用于表示人体部位的名词）。

由名词和形容词构成的性质形容词具有表示特征程度的意义，例如，布利亚特语：гүнзэгьлиг“相当深的”由 гүнзэгы“深的”构成；蒙古语：махлаг“有肉的，肥的”由 мах“肉”构成；уртлаг“相当长的，相当远的”由 урт“远的，长的”构成。

结论

(一)蒙古语词缀 -лэг/ лөг, -лаг/ -лог / -лэг/ лөг, 突厥语中的-лық /-лик, - лыг / -лиг 有相同的词源。

(二)蒙古语和突厥语中，借助这些词缀构成的词汇语义特征基本一样。

这些词缀的发展趋势可能是-лиг, -лаг / -лэг / лөг < -лик /-лиг, 由具体概念意义向抽象概念意义转化(布利亚特语：хадалиг газар)。其抽象语义是派生意义。这些词缀的功能特点是帮助名词和形容词构成不同语义类型的词汇。

(三)在现代蒙古语和突厥语中这些词缀都属于积极的派生词缀。

参考文献

- [1]普通语言学：语言的内部结构[M]。莫斯科，1972. 359.
- [2]П. А. 索博列娃. 构词模式[A]. 结构语言学问题[C]. 莫斯科，1971. 189.
- [3]Н. К. 德米特利耶夫. 突厥语结构[M]. 莫斯科，1950. 8.
- [4]B. 科特维奇. 阿尔泰语研究[M]. 莫斯科，1962. 49.
- [5]Radloff W.W Die alttürkischen der Mongolei[M]. Neue Foige - 圣彼得堡, 1897. 39.
- [6]Н. К. 德米特利耶夫. 巴什基尔语语法[M]. 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 34; А. Г. 古利亚莫夫. 乌兹别克标准语历史构词问题[M]. 1卷，第1部分：构词词缀。莫斯科，1955. 74.
- [7]Г. Д. 桑席耶夫. 蒙古语比较语法[M]. 莫斯科，1953年，1卷，116.
- [8]Н. К. 德米特利耶夫. 巴什基尔语语法[M]. 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 74.
- [9]Radloff W.W Die alttürkischen der Mongolei[M]. Neue Foige - 圣彼得堡, 1897. 39; Н. К. 德米特利耶夫. 巴什基尔语语法[M]. 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 74; 现代塔塔尔标准语：词法[M]. 莫斯科，1969. 150-151; 现代哥萨克语：语音和词法[M]. 阿拉木图，1962. 138, 194.
- [10]Index 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M]. 布莱明顿：印第安大学，1972年，-Index N 9812.
- [11]Index 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M]. 布莱明顿：印第安大学，1972年，-Index N 2236.
- [12]Н. К. 德米特利耶夫. 巴什基尔语语法[M]. 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 67.

- [13] Б. О. 奥卢兹巴耶娃. 吉尔吉斯语构成 [M]. 伏龙芝, 1964. 1.
- [14] И. 基加诺夫. 塔塔尔语语法 [M]. 圣彼得堡, 1861. 34-35.
- [15] П. М. 麓里奥兰斯基. 关于土耳其语的阿拉伯语文学 [M]. 圣彼得堡, 1900. 132.
- [16] Н. К. 德米特利耶夫. 巴什基尔语语法 [M]. 莫斯科, 列宁格勒, 1948. 66.
- [17] Gabain von A.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M]. Leipzig, 1951. 54 卷, 61 页, 77 卷, 65 页.
- [18] А. К. 伯罗夫科夫. 乌兹别克语历史发展特点 [A]. 14-15 世纪中亚“Т е ф с и р а”语的语法特点 [C]. 现代东方学, 莫斯科. 列宁格勒, 1949. 32.
- [19] П. М. 麓里奥兰斯基. К ю л ь - Т е г и н 文献 [M]. 圣彼得堡, 1899. 96.
- [20] Radloff W.W Alttürkische Studien 5 [M]. 圣彼得堡, 1911. 445; Die alttürkischen der Mongolei. Neue Folge [M]. 圣彼得堡, 1897. 50.
- [21] Э. В. 谢沃尔健. 突厥语中词类问题 [A]. 语法结构问题 [C]. 莫斯科, 1955. 195.

About the suffix_лиг in Mongolian language

У.-Ж.Ш.Дондуков¹, FAN Li-jun²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Produc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uffix for building new words in Mongolia language are important study of Mongolia linguistic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lways. The text elaborated about the suffix-лиг in Mongolia language.

Key words: Mongolia language; suffix-лиг; characteristics of building new words

收稿日期: 2006-05-23;

作者简介: 1、У.-Ж.Ш.顿杜克夫 (Д о н д у к о в), 俄罗斯布里亚特著名蒙古语言学家, 现就职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布里亚特蒙古学、藏学和佛学研究所教授; 2、范丽君 (1969—), 女, 汉族, 内蒙古包头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语所副教授, 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